

苏 亚·恰柯夫斯基 著
彭守诚 苏 宁 译

未婚妻



НЕБЕСТА

未婚妻
HEBECTA

[苏] 亚·恰柯夫斯基 著
彭守诚 苏 宁 译

41938

责任编辑 刘扳盛
封面设计 徐家琦
插图 司徒绵

未 婚 妻

〔苏〕亚·恰柯夫斯基 著

彭守诚 苏 宁 译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40毫米32开本 13.5印张 4插图 197,000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650册

书号10111·1459 定价2.50元

Александра Чаковский

НЕВЕСТА

«Роман газета» № 6 1966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осква

目 次

1. 法 庭	1
2. 沃洛佳	16
3. 瓦丽娅	30
4. 我全都承受得了	49
5. 库德里亚弗采夫	80
6. 信	104
7. 日哈列娃	114
8. 收信之后	135
9. 安德烈	149
10. 一线微光	173
11. 米特罗辛	194
12. 会 见	215
13. 皮沃瓦罗夫	234
14. 托尔库诺夫	249
15. 第四十二公里	258

16. 电话 铃	264
17. 意外的访 问	271
18. 证 人	294
19. 五个小伙子和一个大姑 娘	306
20. 意想不到的召 见	319
21. 柯马罗 夫	336
22. 沃洛布耶 夫	351
23. 争 辩	360
24. 弗 明	385
25. 亲切交 谈	394
26. 结 语	404

1. 法 庭

有人告诉她：“在二楼六号审判厅。”

瓦丽娅慢慢地沿着楼梯往上爬，极力想推迟那个可怕时刻的到来。在楼梯上下两个平台上，都有人站在栏杆旁抽烟，因为只有这儿才准许抽烟。有的在故意大声地交谈，有的则如置身医院在窃窃私语。

上到二楼，瓦丽娅找到挂着六号门牌的审判厅，便推开了门。

她来得比所有的人都早。大厅里一排排漆成咖啡色的矮背长椅都还空无一人。

瓦丽娅在最后一排椅子上坐了下来，靠在很不舒服的矮椅背上。她正对着一个稍稍高出地板的平台。平台上摆了一张铺着绿绒台布的桌子，桌子后面摆着三张扶手椅。中间的一张最高，两旁那两张稍矮点。椅子全部漆成咖啡色。三张空椅子的方形高椅背上都髹着苏联国徽。

瓦丽娅久久地凝视着这三张空椅，过了许久，才又发现在稍远的地方，靠左边有一个讲台，侧面的墙边，是一圈咖啡色的木栏杆。栏杆里面放着四张椅子。

另外还有两张互相拼接在一起的桌子，同那张铺着绿绒台布的桌子呈丁字形摆放着。这两张桌子并没引起瓦丽娅的注意。大厅里这一圈咖啡色的栏杆，那一排排矮背长椅，还有那几张靠背高得难看、髹着国徽的扶手椅——所有这一切，瓦丽娅还是平生第一次见到。那些普通的办公桌和桌旁那些平平常常的椅子，似乎都是无意间被弄到这里来的，就象靠窗户边的那张小桌子一样。

此时此地，就在这个大厅里，出现的是一个奇特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同瓦丽娅往昔的生活没有任何联系，仿佛她置身于一个无法猜度的幻境里。从敞开的窗口飘进来的闹市的嘈杂声和映入眼帘的那些熟悉的屋宇，以及宛如同时置身于两个世界的感觉，都加重了她对此刻所处环境的惶恐不安的异样感。

瓦丽娅对即将发生的事不大了解。她只知道，这件事将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发生。

那些髹着国徽的高背扶手椅和用木栏杆隔

开的那四张椅子使她凝神莫名。除此而外，瓦丽娅什么也看不见。她没有察觉，刚才她跨进来的那扇厅门是怎样忽开忽关；她也没有看见，人们是怎样出现在大厅的门口，有的人在门口徘徊片刻又离去了，有的人则在长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将坐在那里，那边是审判员的座位。”瓦丽娅的目光从木栏杆后的椅子移到高靠背扶手椅，心里默默地想着。

大厅里几乎还是空荡荡的，只有五、六个人。“他们来干什么？”瓦丽娅想，“这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那个红脸的胖男人，脑袋象皮球一样圆，还有那个年近花甲、提着一只花杂物袋的女人，再有就是那个拄着拐杖的残废人……他们来干什么？他们是他的什么人呢？……亲属吗？”

可是，他没有亲属呀。他没有亲人，除了她，就再没有亲人了。这一点，瓦丽娅是知道的。“那他们来干什么呢？……”

门又开了，大厅里出现一个威武的高个子民警。就在这时，她看见了沃洛佳。他低着头跟在民警的身后。

瓦丽娅觉得，在这十四天里，沃洛佳变得

叫人认不出来了。他穿着那件她非常熟悉的咖啡色旧上衣，右领尖稍稍卷起。瓦丽娅一下子认出他系的那条深黄色的领带是她去年送给他的……可是，沃洛佳的外貌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过去他总是挺直腰板，而现在却曲拱着背，仿佛肩头压着一担无形的重负。他的脸庞一向清癯，现在却瘦削不堪，让人觉得，他鼻根上面那两道浓密得几乎连在一起的眉毛，也因此特别显眼。从他的步履、面部表情和整个的外貌来看，沃洛佳都显得异常疲惫。他对周围发生的一切采取一种漠然置之的态度。这同瓦丽娅所熟悉的、所爱着的那个沃洛佳判若两人。她的心因这无法忍受的剧痛而拘挛了。

“到这儿来。”先走到木栏杆后面的民警大声说。

沃洛佳头也没抬，随着他走过去，在民警身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直到这时，瓦丽娅才发现，沃洛佳的身后还跟着一个小伙子。这人她以前从未见过。走在这一行人末尾的，是另一名民警。那个陌生的小伙子坐到沃洛佳的身旁，另一个民警在最后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门又开了，这一回是旁边的侧门。这扇

门，瓦丽娅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发现。一个姑娘匆匆地从门里走出，在一张小桌旁停下来，望了望大厅，然后低声地说：

“法官来了，请起立。”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接着是一个脸色阴沉的中年男子，他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纸夹。最后进来的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他个子矮小，窄肩扁胸，戴着一副闪闪发亮的老式眼镜。

他们走到高背扶手椅前，那个手持公文夹的人说了一声：

“请坐下。”

然后，法官们不约而同地坐在扶手椅上。

拿公文夹的男子坐在正中，那个女人和戴眼镜的老头坐在两旁。

“扎列钦州加里宁区人民法庭现在开庭审判。”坐在中间的法官嗓音低沉地宣布说，“本庭受理根据刑法第二一一条对哈尔拉莫夫·符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和根据刑法一〇八条对瓦辛·维亚切斯拉夫·费多罗维奇提出的起诉……”

瓦丽娅试图听清法官低沉的声音，可是，对她来说，此刻主要的不是去听清法官讲话，

而是要让沃洛佳看见自己。他也一定会看见的，她，瓦丽娅就在这儿。

她用双手抓住前一排椅子的靠背，探身朝前，希望沃洛佳能转过头来。法官的话依然如耳旁风一般从耳畔掠过。她也没有发现与审判席呈丁字形摆放的那两张拼接在一起的办公桌旁是怎样出现了一些人的。她全神贯注地盯着低头坐在木栏杆后面的那个人。

“他瘦了，背也驼了！”瓦丽娅想，“这十四天来，他在民警局或监狱里是怎样度过的呢？他想到过我吗？他相信并知道我会来吗？唉，抬起头来呀，沃洛佳，看看我呀。瞧，我在这儿呢，离得很近，几乎就在你的身旁……”

“被告人哈尔拉莫夫。”大厅突然响起法官洪亮的声音，“请起立！您的姓氏、名字和父名？……”

沃洛佳站起身来，困惑不解地耸了耸肩膀，轻轻地回答说：

“哈尔拉莫夫……”

“请明确地向本庭说出您的姓名全称：姓氏、名字和父名，年龄、职业。”

“哈尔拉莫夫·符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二十三岁，动力站建设工程第五工段电

工。”沃洛佳呆板地答道，他仿佛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

“回答要清晰、完整。”法官仍旧低声地说，“被告人瓦辛……”

一听到法官叫自己的名，坐在沃洛佳身旁的那个身材不高、已经开始发胖的年青人跳了起来。

他将自己那矮小的身子挺得笔直，两手顺裤缝下垂，急急忙忙地回答道：

“瓦辛·维亚切斯拉夫·费多罗维奇，二十五岁，第五工段汽车队司机……”

当问及他有什么请求时，瓦辛又慌忙回答说：

“没有。我完全相信法庭。”

随后的一切，瓦丽娅仿佛觉得是从很远的地方传到她的耳鼓的。她只隐隐约约听到，法官宣布了法庭的人员组成，询问被告人是否信任法庭的人员组成，宣读了检察员和律师的姓名，又再次询问被告人有无反对意见，并向被告人说明了他们的权利……

法官讲的许多话，瓦丽娅都当作了耳旁风。可是法官向沃洛佳提出的一个问题马上吸引了她的注意。

“被告人哈尔拉莫夫，您同意让律师戈卢鲍娃替您辩护吗？”

“替我？律师？”沃洛佳惊奇地，在瓦丽娅看来是痛苦地重问了一句，“我不需要什么律师。”

法官先后向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和那个老头儿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宣布，鉴于被告人哈尔拉莫夫拒绝接受律师的辩护，经协商，法庭决定让戈卢鲍娃同志退庭。

一个束着高发髻的年轻女人从桌旁站起身来，匆忙地把纸张夹进一个浅黄色的公文夹里，走出了大厅。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要辩护人呢？”瓦丽娅焦急地思量着。就在这时，又传来了法官的声音。

“动力站建设工程第五工段社会组织请求让克鲁格洛夫·英诺肯季·斯捷潘罗维奇当瓦辛的社会辩护人。检察员有不同意见吗？律师有反对意见吗？……”

没有人表示反对。

法官又轮流向自己的两位邻座低下头，嘴唇微微动了动，接着宣布：

“本庭当庭协商后，决定准许社会辩护人

参与辩护……您只替瓦辛一人辩护吗？”

坐在第一排椅子上的那个圆头圆脑的红脸男人欠起身子，慌忙回答说：

“是的，只替瓦辛一人辩护。”

“好。本庭准许……”法官瞅了一眼自己的公文，“克鲁格洛夫·英诺肯季·斯捷潘罗维奇当社会辩护人。克鲁格洛夫同志请在这儿就坐。”他用头指了一下办公桌旁的空椅子。

“替瓦辛辩护……”瓦丽娅自言自语地重复着，“只替瓦辛一人辩护。”看来，法官先前就已经提出过替瓦辛辩护的律师和检察员的名字。大概他们因此才坐在办公桌旁：一个衣着端庄的年青人，尽管天气炎热，他仍穿一套深色的西装，内衬白衬衣，打着领带；还有一个衣着不整、身体臃肿、膝头上放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提包的女人。

那谁来替沃洛佳辩护呢？瓦丽娅想大声喊：“我，我来替他辩护！他们不了解他！可了解！我应该替他辩护！”

然而，她自己明白，这是不行的。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法官宣读道，“动力站建设工程第五工段司机瓦辛·维亚切斯拉夫·费多罗维奇接受任务，驾驶嘎斯—51

型，车牌AT08—51货车前往郊外供应基地凭任务单装运电缆。电工哈尔拉莫夫·符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被派去协助。他们驱车驶出城外，根据行车表记录，当时是十八点二十分。天下着雨……”

“十八点二十分，”瓦丽娅自言自语地重复着，“大概那时他还在想，来得及……我们约定在晚上八点四十分会面，他还有两个小时。”

“……驶入瓦洛宁公路时，”法官继续宣读，跟瓦辛一同坐在驾驶室里的哈尔拉莫夫要求瓦辛让他开车，他借口说，一九六二年他从汽车学校毕业时曾取得驾驶执照，因而有权驾车……”

此刻瓦丽娅仿佛觉得，她正和沃洛佳一起，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注视着如一条深色带子向前面延伸的公路。雨点敲击着挡风玻璃。“是呀，是呀，那天晚上下着雨。”雨刷不停地在挡风玻璃上划出一个又一个半圆。沃洛佳把着方向盘，驱车飞驰（瓦丽娅虽然知道他确实在汽车学校学习过，可从没见他开过车）。

“证人兼被告人瓦辛·维亚切斯拉夫·费多罗维奇承认自己的罪责在于允许一个没有驾驶执照的人开车……”

瓦丽娅听着法官那不紧不慢、不高不低的音调，而在她的眼前，公路依然象一条没有尽头的深色带子在迅速地向前伸展。她已经看不见挡风玻璃了；她觉得雨点直接打在她的脸上，就象那天在电影院门口一样……

“沃洛佳呀，沃洛佳，”她在脑子里不断地重复着，“你倒是说呀，事情果真象法官现在说的这样吗？这件事的结果如何，对这位法官都无所谓。他与你素昧平生，日后也不会再相逢……唉，你倒是看看我呀，沃洛佳！难道你不知道，也没感觉到，我就在这里，在这个大厅里，在你的身旁？喂，看看我呀，对我说，无言地、悄悄地对我说，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会明白的，会立刻就明白的，就象平时了解你一样。即使你沉默，把心思瞒着我……唉，看看我呀，沃洛佳，我一下子全都会明白的……”

“本庭据此判定，”又听到法官平稳的声音，“瓦辛·维亚切斯拉夫·费多罗维奇无权将嘎斯—51型，车牌AT08—51号汽车交给哈尔拉莫夫·符拉基米尔·安德烈耶维奇驾驶，后者驾车在瓦洛宁公路上行驶时，在四十二公里处发生了撞人事故……”